



明文海卷一百

餘姚黃宗羲編輯

論十七

本治上黃道周

為治而不明王道述禮樂以視天下其猶社與社者蓬
躑而食擇糝而去乾餼糞詬以為情寔故天下者非沿
俗之所能治也沿俗之治循衣而坐大問車馬小察鷄
豕有或啟口序先王之道則必以為朽蠹決啖而去失
先王者而皆草野耳食不試之士則為決啖宜爾先王

亦嘗生明堂立表懸象垂百世獨以其言為過者何也
古昔聖賢結設話告動必曰天_二者聖賢所以明人亦
有尊也人君之尊于人無上以為無上之尊可立象不
可以施化故為之天地社稷日月山川四時之祀以致
其齋邀引其卷曲又擗勝社之嗣簡頌德之彥體近意
正以為之賓為之師言立人者承天則夫婦兄弟朋友
之倫未均廢也詩首夫婦春秋首兄弟書首君臣其意
亦自朋友取也唐虞之稱其臣曰隣曰股肱殷周之稱
其臣曰友邦曰甥舅伯父叔父以為天子者尊不絕上

貴不絕下尊絕上則奸桀生心貴絕下則忠讜不効故
為天子者有一德之朋有壽人之朋有燕及之朋天子
見一德之朋堯軒授几仲玉于俯紕玉于仰言論疊_二
先引而後進見壽人之朋侑飲而導舉劍首直與約屨
不齧言論加煦後大而先細見燕及之朋離門而御鐘
鼓北房而進琴瑟修職陳藝油_二而退凱_二終日天子
有此三朋者而後見人所祇受于天有其等級有其德
慧有長不敢傲才不敢肆而後知人所立體于山川耀
精于水火參差相式光景相避而後其體肅其性理言

動以時和敬以立而後以為禮樂以郊祀天地及其宗廟山川校農祥蠶室之作辨朝聘會同之事臨辟雍陳詩書旌賢黜奸章內別外而後淫聲不蕩炫舞不飾器物有度量采有制而後農守其畔士安其業內外邪偽上皆知之上訛不煩而下白其式夫如是而後先王之道備舉矣先王之道不舉而謂天子無朋禮樂世廢舉之則為訟數者此大誣民不可不別也故夫婦兄弟朋友此三者之倫自天子博不自天子薄也天子之動必敬天敬天而後敬人敬人而後可阜萬民而致百神故

言朋友之倫于天子而絕者猶挈輶之民傲帝以為無涉者也君臣之倫通于絕域朋友之道喻于極貫大上于天其勢太孤以宥天下謂之大有大有初九害生無交六五有交上祐于天故友者祐也畜者孝也兩者道之至大者也雲興于中而山畜之今天之氣而以泰天謂之大孝天為至剛昧晦其精借日麗暉為之大有故大有者明堂之義大畜者封禪之道也古者天子封禪必在介丘之下所以明天之所封培婁無增也故就壇以示卑夫有聖賢之德在于下位榮冕不益貴徒跣不加賤則天

子齒遇焉藉第而承之是石閭鄧林所致其風雨也天子必與聖賢競貴則暴悖梟鷲者必與天子競位是以天地交閉則珍厲逆作彗孛雜見陵谷顛變濁者反清淫者反突高者反下直者反屈故天子之稱臣妾天下以為大奉則可以為大取則不可也天子而敬天地禮日月祇事宗廟則必敬其夫婦天子而事山川柴望祭脩告五禮大帛奉五獄四瀆社稷鬼神則必敬其朋友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臣妾天下者天下奉之以為敬非以

為傲也古之士貴故天子與貴今之士賤故天子與賤貴不必人益賢賤不必人益愚物簡則與貴物多則與賤古者王后甚辨屏寧甚設陰德所治三妃九嬪七十_二夫人八十一尚御凡百二十人陽德所治公卿大夫士之數如之倍長而三又倍而六象天地之候晝夜之策繁數極矣以故其晉接易周咲語易洽情親通而施化一邪兆不生視聽不惑今內外所治動教千人冠帶之倫日棄職事朝夕過從折百分之一有終歲不得名狀以故湫陰沍于內愆陽曠于外灌翳蒙叢不可得而

材也不可得而材則蠹生其中蠹生其中則醜窳而瘡
熨天子于是謂是可賤者簡眠而賤之與不為下伏不
為起獸養而鳥視其臣下又無有蹈古之志拔身之能
其所事者不過與輿臺刀筆同事其所誦說則自貂璫
女史老故倭兒勝側理者皆足以治之自是而乞言齒
冑燕召坐論游豫封問之禮皆絕也禮絕而後樂熄樂
熄而後王道不作故鹿鳴之禮廢而鴛鴦之刺興伐木
之禮廢而蘋弁之詩作蓼蕭之禮廢而魚藻之刺興湛
露之禮廢而采芣之詩作菁莪之禮廢而匏葉之刺興

此五詩者皆所以刺禮樂之不興思澤之降君臣之誼
衰而朋友之道絕也聖人者灼其大原故要于和敬以
為禮樂之本見其夫婦以為天地陰陽日月宗社見其
臣友以為五嶽四瀆鬼神山川別擢內外涓貫而慎采
以澄其耳目一其心意故蒼蔚之祭清則好我之情泱
好我之情泱則順信之助生順信之助生而禮樂可作
王道可舉矣故為治而不明王道者禮樂以治天下猶
以手絮海岱而自為立其徑率也

本治中黃道周

明文海
卷一百一
三
為天下有序其條而貫之有教言之則以為常言不言則天下無言之者序何別曰遠近內外教何貫曰禮曰政曰刑曰兵二者試于遠外以治邊陲而邊陲非兵所能治也凡天下之教舉近而御遠詳內而靖外邊陲不治責畿輔畿輔不治責官府官府不治責黼座黼座治而後官府治官府治而後畿輔治畿輔治而後邊陲治此教者雖變天地不能易也今日邊陲不治天下言者宜釋官府而談邊陲唯邊陲之言則聽不邊陲之言則罪嗚呼是豈嘗察于本計也哉古者天子以疆圉之事

託收伯徵發期會不越其疆大司馬致郊遂之象車羣屬甲不及侯甸天子穆然執和老之柄公卿百執舞羽總干不改其度故其君不震小人不跽是非奸慝無由而作今一方有事則動天下而營之表裏相激主客互射狡黠樂動以為朝夕故有五萬之師千里之役數年不決則反舌寄頸相靡于道矣夫火發于山藪之內百夫千指虞者以為宜獵薪者以為宜炭田者以為宜灌盜發于廕室之下則門者不及呵笥者不及鑰宵飲迨旦而後相愕也故禍福之生不在言者而在不言者邊陲

之失非不言之禍而無本言之禍也故曰什耦而射驪首非虎也樂狗而譟鼙鼓非鬼也使禍錫之動而皆集于群言之教則干夫闕市無有覆國者矣三王以來七代二十五氏喪敗相起坐邊陲者十不得二總其巨較皆以宵小權奄構于內而後邊警寇攘來于外宮府先弊而後畿輔不理畿輔不理而後州郡攜志州郡攜志而後巖閩重鎧不足恃故奸賊之來不于所甚較而于所甚諱也是諱之始必始諱內諱內者賊在于內口穴不上聞久宿而潰于外潰于外而後諱外諱外者賊或

于外口攘不上聞驟至而噬于內天下有此兩諱者則肘足之地有萬里之蔽萬里之寇發肘足之際矣故人臣之事其君口之事于天皆前而自相名也自相名者以名己之無所諱可聲應而治之故呼于以為之于呼戚以為之戚聖人用之而皆有所不樂乎管以為之管呼籥以為之籥乎聖人樂之而皆有所不蕩自筵几枕箒箕帚盥搨之彙則亦維所自名也名有所從入彙有所從出弓矢之彙出管絃鎗劍之彙出刀筆戎馬之彙出狗彘易種之彙出蠻髦咬骨之彙出讒刺邊警寇攘

明文海 卷一 七
之彙皆出于宵小權寺聖人以為是皆不可諱不可諱
則人皆知所防外而慎內故聖人之道貴審其所從出
審其所從出則本道而末不害也兵之本出于刑刑之本出于政政
之本出于禮紳冕而救闕此世所謂閥懦也而喪之士
能使人益闕不能使人不闕道出于衆競之路勝敗爭
牛者則聖人不由焉使聖人而舍堂陞守邊陲其道亦
不過戰必勝守必固而已即累世無百年之治昔高宗
皆用之矣而天下不悟者人皆惑于標害而救于急搏
以為千里之治不可以坐制也夫日月星辰山川之昔

其于人不知幾萬里之遠也就而救綵窮鼓鑿灰盡帚
絕群國人而哭之無濟者聖人生明堂發言而善則皆
去沴卻即不為卻亦不為害聖人之生此五步之內耳
夫五步之內豈濶蒼青之末哉以為氏本所在精曜與
宅故其行不馳疾不速今日邊陲事遠則宜言之堂陞
事近則不宜言之邊陲事急則宜言之堂陞事緩則不
宜言之然信則以為堂陞之患細于邊陲邊陲之禍急
于堂陞也是末為本序也古之聖人日昃訪問以救已
過督史報鐸不離左右其公孤百執補闕是思讓才而

授任勞而處其精者存于果愚其險阻易簡制服之教
皆存于國邑故聖人之治常若不憂邊陲者而邊陲無
釁則聖人所以治之有道也道者知物之所從出集近
而馭遠外若甚絀內實有餘故有道之人不急鬪人有
道之政不急鬪政有道之人養士以明醴之醕秣馬以
芻蕘之藁繫敵以縮壘之紐有道之政輟一食而軍士
宿飽拆一券而匈奴解甲夫豈為誕說哉齊莊公楚威
王猶未及于中古也一戰之覆邊境薄削反而治內弔
死問生哭大夫之廟立百姓之社弛酒卻肉三年而天

下畏之霸者成喪者復夫差主父者天下之強奧也威
立于絕漠厲馳于上國乃教群臣曰內治之道吾既聞
之矣其不足^以包諸胡兼齊晉者勿告寡人也自是多勿
告者宰嚭李兑因以拔臂探其內白起伍胥因以盪足
取其外故夫耀之^火蟬外眎取室之賊外謀多禁者奇
喪惡聽者多餓今不知禍敗之所從出條竇^實之所組絡
緩急輕重之所救濟但曰邊陲之事則言之非邊陲之
事則勿言之是豈嘗察于本計也哉聖人之
量天下懸衡于斗以為物藪官府取萬畿輔

本治下黃道周

生焉不可不察也

取千邊陲取一鳥詩書所稱成敗之源禮樂取千刑政
 取萬而兵取一鳥一握之樹一眦之稻而皆有教死螟
 蟻蝨賊死之翕陽沍陰死之斥鹵沮枯死之狼莠宿莽
 死之鷄豚搔聚死之縱此教死而獨穀食以論刈獲之
 盜競勝不解毛髮相粹不待疾風飄驟雨而豐本美陰
 已蒙然歲矣改個口是之聽禁密刃之古說一切以批

然則為天下者慎無諱而已諱言內則賦在于內諱言

外則賦在于外奸宄窳國必大局限而多舉諱大局限
 而多舉諱者佯為必慎以閉天下使天下以禍而易過
 世之寡識者既樂于自閉又以為國憲所在重言為好
 蓋自是賊滿而莫之敢告也古之天子簡處而壹治壹
 巷寢室達于日月應役之冊舉指可數若是其所露索
 者亦殫矣猶自以為幽翳四聽而八視惴亡焉廷處而
 號象若行霖霽之索其膏火也今循陞之內盤泉恒淵
 動數千里能含雲霧致霜露者躡足而至若是即有不
 測龍蛇雜興未可知矣而又重其局鑄使千百人擁之

明文海 卷一
取千邊陲取一鳥詩書所稱成敗之源禮樂取千刑政
取萬而兵取一鳥一握之樹一眦之稻而皆有教死螟
蟻蝨賊死之翕陽沍陰死之斥鹵沮枯死之狼莠宿莽
死之鷄豚搔聚死之縱此教死而獨輟食以論刈獲之
盜競勝不解毛髮相粹不待疾風飄驟雨而豐本美陰
已蒙然穢矣故銅四達之聰禁密勿之告設一切以批
衆說者必有甚諱隱慝生焉不可不察也

本治下黃道周

然則為天下者慎無諱而已諱言內則賊在于內諱言

外則賊在于外奸宄窮國必大局限而多舉諱大局限
而多舉諱者佯為必慎以閉天下使天下以禍而易過
世之寡識者既樂于自閉又以為國慝所在重言為好
蓋自是賊滿而莫之敢告也古之天子簡處而壹治壺
巷寢室達于日月應役之冊舉指可數若是其所露索
者亦殫矣猶自以為幽翳四聽而八視惴惴焉廷處而
號象若行窳竊之索其膏火也今楯陞之內盤泉桓淵
動數千里能含雲霧致霜露者蹠足而至若是即有不
測龍蛇雜興未可知矣而又重其局限使千百人擁之

一人獨閉而臥之猶自以為安處故今之為宅中者宜
賢于古之為中宅者也古之宅中者以一人治數十人
以為不足又使教百人外視而正之今之宅中者以一
人治千百人以為有餘矣又益之以虎豹龍蛇之囿故
今之聖賢與其道術各相反也古之嚮者趣以明今之
嚮者趣以幽古之植晷測以南今之植晷測以北夫非
其道術之反則必有陰說而亂知者知其陰說而共與
諱則是隱亂也知其隱亂終不可諱而且不得不諱之
則是無術也古之為術者規弦天地而始于日月日月

者萬物之所相見也聖人之道欲使萬物皆見之故晝
行而著日月夜行而著星辰窺牖而杓太青俯水而鑒
大晶包陽不見則其道必戰故聖人之相天地謂與之
為明不與之為宜萬物之貴聖人亦與其明之不與其
冥之也廣陰之下盤陸之底日月則亦間照焉積羽之
西扶桑之東祥雲甘露則亦間被焉然而萬物不往者
以為彼此不相見則光耀霍霽與之俱失故聖人之賞民
道民而賞之其罰民道民而罰之故喜一人則曰天子
喜也無曰誰喜者怒一人則曰天子怒之無曰誰怒者

天子之喜怒賞罰見于天下則其不喜不怒不賞不罰者亦見于天下喜怒賞罰不見于天下則一人隱志天下皆意之賞一人則曰誰喜之也罰一人則曰誰怒之也夫一人之喜怒而天下以為有代喜怒者則雖擢佩鑑鑄刀鋸日據人之項徒足以失柄無頭說于天下故君子之為法也亦使萬物各相見也萬物不各相見而日月常見萬物日月常見萬物故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則人皆知其崇不受其禍故聖人之為禹所以使物之崇出相示也魑魅魍魎雖甚魁醜其

種類亦各相美好也出而人醜之雖甚鬼情亦自以為怙怙聖人以為知此者可以治天下矣故其治物也以易治人也以鐘鼓治物者隱其情而見其形治人者隱其形而見其聲見其形則天下無遁情見其聲則天下無遁形聖人以為如此而天下之教可義起矣今日見鬼物者必死量聲而度其形者不祥則是天下之物皆相與諱落也天下之物皆相與諱則疆者橫口柔者閉齒喜怒賞罰明或窈之而目相視明或窈之而目相眈則殆矣天下之殆皆始于有所諱而終于不可諱豎牛之禍孟季氏皆知也以為告

之則憂二子又不信于穆叔公子成之怒季免氏知之也禍未發則不敢正已發而與其事則不得不為賊故賊有發于內慮禍討不討而皆為賊者季氏季免氏也太宰誣爭霸于晉勝之而不居不為不智也李斯請罷阿房滅興作戍邊不為不忠也以閉其內賊而憂于外其過愈于賊故賊有發于據寵告不告而皆為賊者宰誣李斯是也韋匡翟蔡子文子夏是也此教子者其初皆不甚罪也棲遲五侯之間大臣寃而不能白權幸侈而不能諫卒以覆國名俱喪故賊有發于保身過無過而皆為賊者

韋匡翟蔡子文子夏是也此教子者其初皆不甚罪也以其中有所諱始諱之而卒不可諱故不可諱者皆歸焉故鼎鐘鼓者聖人所別鬼神正告于天下也聖人為鼎而因以為斧鑕為斧鑕而因為桎梏為桎梏而因以為金矢為鐘鼓而因以為鞞鐸為鞞鐸而因以為橋梁之木為橋梁之木而因以為方冊削牘凡此教者皆以其類愈廣而愈白凡以已自見于天下使天下共見之而已今曰主希聲則臣見尊教問人則摧不神猶曰登高則民散夜火則火集此大昧慧不可為天子道也為天子者

已錮于是說不得所以道之其道莫如廣之使見所樂
 廣之使見所樂則其勢漸親外漸親外則其數多告而寡諱矣
 故古者之為明堂皆在南郊之外日月之壇夾城之東西講射之地
 皆饒芹藻環水為澤春秋雨露陵寢自步太特之月不廢騎獵凡以
 抒慮明精宥爽闕鬱瀉幽清之澹與士君子百姓陶其日夕疑難
 多積則于通達古今博奧之士必有所取之矣必有所取之而後可
 與灼治亂之原證成敗之事吐日月之耀刊鬼寐之怪
 總中外之幾高素王九主之務也失此不圖彌陰抱陽
 暈生于外賊成于內禹鼎鐘鼓不能正告徒負紳帶而

號兒虺龍蛇之澤以為多諱不已殆哉仲尼曰聖人覩物
 而見情愚人見怪而諱名唯其諱名是以與怪為隣

論宋史禮樂志 艾南英

嗚呼漢唐而後禮之見于史者果可謂之禮與予讀其書不過
 有司之儀注而已耳古之帝王修身齊家以及于天下殷周之興
 遠自稷契積功累仁千有餘年而後禮樂興宋之為宋規模
 褊淺蓋可知矣郊禘之事至不能舉其太祖之所自出而所
 為因仍附會緣飾先代之禮以自文者中更二三大儒不能正
 其非當代之君儒者固有所不盡言歟司馬遷作史記禮樂書于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五
惠文景之制缺而不詳或曰十篇有錄無書二蓋褚氏
所補予謂遷特諱言之而槩取荀卿諸儒禮論樂記以
當之且以寓追古慨今之意非闕也其意曰是安得有
禮樂云爾然後知遷之意微遠矣若夫紹興而後寄國
于山溪海嶠之間廢事苟且忘親事讐其于禮樂之本
何如也予欲更定其名曰宋禮儀注而正其先後議禮
之言使是非有所究蓋史遷之意也

論宋天地合祭艾南英

嗚呼始為天地合祭之說者誰歟何其鄙誕而不經也

天地之形雖分而同屬于陰陽之氣則合陰陽之氣天
與地皆在其中其分陰分陽者一氣而已天地之氣往
而伸則為陽閉而息則為陰非天專有陽地專有陰也
譬之人身一呼吸之間而已非以其呼者專屬之精魂
以其吸者專屬之骨骸也冬至祀天子南郊之圜丘
所以迎陽氣之始也非祀天之形也一氣潛萌于黃鍾
之宮地之陽氣與天俱升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夏至祀于北郊之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也非祀地
之形也霜露冰雪以漸而至天之陰氣亦自是始降矣

天地可以形分而陰陽之氣不可以分屬天地南北郊之祭蓋分陰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也議者徒見孝經有父事天母事地之文遂有天地合祭若夫婦同牢之義而以人神之禮如是則所謂地者殆將姑嫜其貌勢必至如道家妄于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以天妃聖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後已嗚呼何其鄙誕而不經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並舉郊社非大社也蓋指天皇地祇而言以其為覆物載物之始故皆稱上帝然則南北郊之祭雖謂之皆祀天可也豈待後

世紛更而配合之哉况器用陶匏牲用犢異于明堂之祭者不以人道事之明已而又為之合祭以類其配偶是以人道事天地也嗚呼何其誕與至其最陋而不通者南郊之壇其位次遍及于周天之宿北郊之壇及于嶽鎮海瀆丘陵墳衍是真以南北郊之祭為分祀天地之形無怪其亟亟然欲合之也有南郊而無北郊迎陽而不迎陰然則獨陽不生乾坤之策幾乎毀矣其何以配天立極為天下神明之主乎若夫萬乘之尊不可以暴暑推恩太繁六軍望俸大裘不宜于仲夏之月以其

小不便而廢先王對越天地之禮者其議乃出于宋之名臣嗚呼又何足怪也

論宋禘祫艾南英

嗚呼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而受命有功德之君如周之文武則又有文世室武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祫享大祭太祖正東向之位斯禮也雖百世可知也雖不幸而受命之君起于側微非有殷契后稷以為之太祖如漢唐之君而又不幸如宋之自僖祖以上遂無可譜系其所自出則藝祖之身上及僖宗不過五世親未盡而不能備七廟之數

則何以議之曰以僖祖為太祖及藝祖之身可也及太宗之身可也及真宗之身可也仁宗則當祧僖祖矣英宗則當祧順祖矣神宗則當祧翼祖矣哲宗則當祧宣祖矣而後藝祖為太祖正百世不遷之位郊則配藝祖明堂則配太宗禘則推藝祖之所自出為僖祖而以藝祖配大禘則藝祖正東向之位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而太祖太宗兄弟相繼當祫宗之世太宗親雖未盡而廟數已備至欽宗則親又盡矣而太宗以有天下功德為太宗世室欽宗以後仁宗又當為世室而三昭三

穆在二世室之外斯禮也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
躋僖祖以配郊禋上帝之祀已不可言矣降藝祖于昭
穆不得正東向之位豈非宋諸儒之過歟吾為之論次
如此

過臣 揚錫

漢唐以來待臣下之寬厚有禮莫如宋期以養其廉恥
厲其名節以作其忠愛也終宋之世士大夫戴主之副
輯端謹絕無拔扈悍背之患良報彰之矣但其弊失于
文弱無斷士之負國也在驕縱廢弛迂徐寡效其矜激

自是者又徃與人主爭勝異同矛盾以國為擲急于分
黑白而緩于課功能怯于當事机而重于畏清議試以
朴強幹擔荷勇決者求之仁宗時已不如開雍祥興時
何也守絕墨多顧忌愛硯潔而尚文飾也至鼎沸于熙
寧乖刺于元祐决裂于紹興靖康紛々皆一髮大頭巾
自相抵觸而人主畧無裁制以故習于尊主而主威日
削講于為國而國勢虛而宋于是南矣嗟々推彼祖宗
崇重士大夫之意豈望其如此耶南宋則又益偷矣以
虛譽為真才以空言為寔用持議者以先負重名而人

不敢忤首事者自謂忠勤而全情机權聚頭磕膝祇說道理掀唇擊掌橫肆詆訾當時人主亦束縛于積習恂恂儒嘿曾何有一毫英氣雄畧而號為君子者抑謂莫急于格心覲獲雲卿陳同甫之說則槩可覩矣嗟已豈禮士用人道固自異耶國朝培養人才視前代加隆高皇帝崇師儒宏作育一洗浮靡姑息之弊嚴刑重典頗加于法外疑其挫折寡廉而臣下習于憂勤篤于忠愛至靖難節烈震疊千古有養士數百年所不能得者何也蓋高皇造就之心殷勤懇切如嚴父課子但知玉成

毫無矯飾真足以洞徹簡在而感動人主豈特一時之憤激也哉宣順成弘以來體貌益優文網益濶雖球同時勉葦不無慘楚辱剝而天下皆知奸豎所為非天子意用是愈堅其靖獻之心逆瑾以苛濫刑箝制士大夫笞譴抄贖死亡狼籍而瓦焰旋撲正氣畢伸所以累朝人才瑰瑋勲業炳耀擬于兩漢蓋至土木之變宸濠之變江彬之變于王楊諸君子投軀戮力勛定消弭功在社稷食報亦彰已矣大段本朝立國其脉原強其氣原厚故人才之挺出也雖入富貴却無養養氣雖出經生

却無頭巾氣朝廷之待諸臣也其禮甚渥其法甚明上誠于委任以開功名之路下惕于後效以收敬事之功此我明用人圖治之大本大端也肅皇帝聖神英斷大吏時伏斧鑕批鱗問遭訶譴然節目敦大委任得人諸司凜于奉法恬于伸成所係洪矣晚年深居端拱外庭日但嬉窳萬厯丁丑以前救時者稍矯以嚴飭群情已踴盛靡驥數十年來中外無警上下交馳入仕籍者浮文傲態澤駝枯中進退自由趨避適意壯心消于逸歆智慧警于穠華淡泊寧靜目為疎腐惕勵憂勤惡其害

區區論及評漢書

已養交植黨玩歲愒日天下事廢壞至于今日自應刷

則力何常習之則勝不練不習而後當驗者如青壯
遊治之子弟一旦責以負擔身耳履足之婦士一旦迫

以奔趨其何以堪宜乎海內有君無臣之嘆遂使天子有鄙疑臣下之心因而漸相水火因而別有信任因而削禮峻法而世事人情愈益緒紛紜解豈休徵也與以陳罷琴瑟之喻與敬姜勞逸之論推原觀之草莽局外之見有不能自昧者已

却無頭巾氣朝廷之待諸臣也其禮甚渥其法甚明上誠于委任以開功名之路下惕于後效以收敬事之功此我明用人圖治之大本大端也肅皇帝聖神英斷大吏時伏斧鑕批鱗問遭訶譴然節目敦大委任得人諸司凜于奉法恬于伸成所係洪矣晚年深居端拱外庭日但嬉窳萬厯丁丑以前救時者稍矯以嚴飭群情已踴盛靡驥數十年來中外無警上下交弛入仕籍者浮文傲態澤駝枯中進退自由趨避適意壯心消于逸欲智慧警于穠華淡泊寧靜日為疎腐惕勵憂勤惡其害

己養交植黨玩歲愒日天下事廢壞至于今日自應刷振而承靈者頓覺倉皇失措固無怪也夫才何常練之則出力何常習之則勝不練不習而驟當驅督如膏梁遊冶之子弟一旦責以負擔穿耳纏足之婦女一旦迫以奔趨其何以堪宜乎海內有君無臣之嘆遂使天子有鄙疑臣下之心因而漸相水火因而別有信任因而削禮峻法而世事人情愈益緒紛紜解豈休徵也與以陳罷琴瑟之喻與敬姜勞逸之論推原觀之草莽局外之見有不能自昧者已

學術揚錫

天下有維世之學有濟^世之學維世者明天人辨義理金玉其質鸞鳳其羽厚彞倫而美風俗繩墨趨以一道化無此等人則雖已安已治而元氣斯薄蠹凌易生矣濟世者審理亂急事功遠畧長才應机導竅兼文武之資切緩急之用俾主勢尊上上反側昭于下無此等人則雖已治已安而醜駢之斧斤弛風波之舟楫乏矣維世存乎德濟世恃乎才夫謂德之即為才也治平之根乎誠正也世務之備于經術也此如河之有星宿海方脉

之有素問也誰能外之雖然但窮河源即為神禹但讀方脉即為倉公乎夫使天下而原自治安也何用贅為治安惟其智不能自謀力不能自給散不能自聯害不能自衛然後奉一人以稟仰之一人不能獨理然後公孤尹牧以綱紀休養之公孤尹牧不皆生而知師心而自用也然後立庠序隆師儒彰典謨以講求薰習之弓旌軒裳以寵拔貴耀之非徒使其自了也蓋欲以用之也一入其彀則曰我已脩稷契伊呂之業早亡功利固道誼所不出矣夫督功課利有國之急務也不計功將

明文海 卷一 三十一
狙敗乎不謀利將恬害乎即稷契伊呂又為用之夫抱
必不靈之術以事人華撫而任勞宣力者一切付之卑
小功利之徒何道誼之不怒也竭資異數以得必不屑
用之人而一旦緩急又別徙苟且赴功者圖之何養士
之無益也又不啻此也迨夫勢机交迫日亂技窮有申
韓桑孔所不為者亦攘臂為之而又寡效焉何親切之
道誼去若熟而早視之功利如捕風也夫天_下有識時務
之俊傑無_上定用之聖賢吾固謂俗儒之誤世非獨其
見之過乃其才之短也今天下有能振墮媮破積習寔

邊儲紆閭左清嘯聚却_江擾俾兵不驕吏不墨士不偷
民不流離思亂者乎吾願截格致誠正一半精詣以歸
談理之儒而推斯人為真王佐可已

國是楊錫

國是有定體無定局何謂有定體槩言之有以縝密為
是者有以疎濶為是者有以明審為是者有以含糊為
是者有以擊捷為是者有以漸次為是者有以剛割為
是者有以隱忍為是者有以振刷為是者有以因仍為
是者以千古不易者也何為無定局槩言之有古為是

而今為非也者有前為是而後為非者有名為是而寔為非者有于恆規張皇為是而于國之氣運力量為非者有常理為是而窺會為非者此當隨變時通者也國是之得或出于英主之獨斷或出于顧輔之老謀或拾遺于隱君子之昌言或醒迷于虛中者之勞論國是之失或際夫已窮而不變或徇于積習而苟安或决裂于書生之執拗或阬奪于重臣之專悞或陰撓于朋黨之盈廷或紛更于躁夫之喜事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也夫謀國之是非與行己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己者隨地而處遵軌而趨成敗利鈍置之可也謀國者君父宗社之

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關係何如而可執邊見狗恒情畫不足以規益而曰道不計功智不足以紓憂而曰心不負國然歟否歟常觀古之識時務者如登絕頂覽方隅飲上池見五蘊因形設阻對症下藥聞見不牽浮囂不恤担当不辭勞怨不避固非畏首畏尾膠柱調瑟者所能勝也是故謀國之要不難于有所見而難于有所濟心之者持之似有理言之似可用而寔謬于時宜此孔子所謂辨亂政者也當國者可不審哉可不審哉

民生楊鐸

夫民生而須衣食居處有養有終如是而已矣而愚不能相理兩賤不能相制而後君師官長生焉不過使之並生並遂相安于天地之間而已自世法益變人之術業亦益變而艱辛淒楚莫可逃遁者獨萃于愚賤之民世幸泰寧公私不擾則一時三代也然兵出命于衡農農出力以養兵則長征番戍南燠北寒揚柳雨雪之不禁其悲湯火雷霆之莫必其命但得酣眠甲盾醉卧沙場已為厚福矣農則萬苦所集萬賦所出終歲胼胝復有水旱之虞但得不入縣門不見胥吏麥收十斛社

博一醉即稱擊壤矣百伎微勞筋苦骨亦復如是而于斯時也豎肥鮮美歌舞游般包苴餽遺窮珍極麗恣耳目之快愉昧勢理之剝復皆智且貴者之長也皆愚賤之膏脂而愚賤且甘奉之度事之而毫不得與者也及夫驕縱情弛養成豐孽天下掀然多事則抽丁選壯橫取酷徵貪墨猾蠹澤叨摩牙公一私十如群鴟之啄腐集蠅之嘍血洵一手備受剝剝者皆愚賤之民也甚至臭潰鳥離燼然隄決則潢池綠林之魁鷄鳴狗盜之流起距裂眦之士又皆策高足據要津乘約肆盈益薪助

火而草菅以用羊豕以驅奴擄奴奪蹂躪焚蕩顛連而無控告者又皆愚賤之民嗚呼哀哉何斯民之有萬苦而無一樂安耶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于人今以勞力者虐于人食于人者虐人民生之痛其何極之有然則嚴于吏而寬于民非神明仁覆之主先憂後樂之臣不能奮然行之矣

君子小人揚鐸

自古國家之治亂君子小人平任之何以明其然也易曰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夫外者內之對也非無之也蓋

理不能無勢不能無也外之者以君子用小人也使君子不能用小人小人且自用矣何也人主所以鼓動天下者爵祿富貴也使爵祿富貴不足以鼓動之則人主無權矣為人臣者起家而委身一也受事而宣力一也獨于其中競進而寡廉机變而善嚴公不勝私義不勝利則謂之小人矣然此等更多才幹可用之人能自致要津之地醇謹端雅者反易入其彀中誠能駕馭而驅使之涵容而調劑之使之長有所展而勢不可得肆則其谿壑之欲未必皆如莽操之無已也而世儒之所謂

分別黑白者必不使一小人廁于其間夫既以爵祿富貴鼓天下而又必欲盡得不受爵祿不貪富貴之人將使王衍持籌嗣宗理禁楊震孔融使令而正心誠意之君子僅亡衰衣拱手于廊廟之上此不可期之赫胥無懷之世而以治今天下可乎彼小人者又豈肯甘心自以為小人終俛首以窮死也于是黨益堅隙益開倖門日益廣而世事從此壞矣是國家家治小人猶得分其勞而亂則君子且獨受其責也可勝嘆哉或謂流放竄逐書有明訓不知彼所謂流竄宰相而媚疾者也有才

有度之相其藥籠固已廣矣亦安能使人臯夔而家魯史哉噫君子不幸而與小人共事駕馭而用之者上也晉有策以去之者次也晉威怒而去之嚴局以絕之搜索攻擊以窮之曉然自謂清正疾惡而使小人得肆其反噬是以名節行誼害人國家者也

憤世揚鐸

古者英偉卓絕之士負經濟之畧抱治安之志或生違其時或用乖其器其一段牢騷憤悶之氣不得已寄之猖狂沉湎悲歌痛哭令人怪惡驚詫意殊不屑而胸中

寔耿々醒々悲天憫人未能頃刻置念如龐士元阮嗣
宗者流詎可測量乎哉乃若呶吾俛默雕肝刻肺以課
鉛槧之業其初念止為一身一家幸而入彀祇同空華
不幸而棄置不過孤負幾句樸斲學子語耳有何瑰異
不得售而往々托之勞人棄婦怨訕咄嗟以為千古奇
阨尚為知類乎或者負愆罔悛途窮不返而且謂世路
荆棘浮雲蔽日以啄瘡之復罔諤托于湘纍之賸懷以
啄瘡之德骨自比于絳頭之神駿其厚亦顏矣故君子
春不後榮秋不怨彫憂人之憂而人不知樂人之樂而

人不與非獨見其大者乎

放言揚鐸

嗟乎茫々浩々之古今變々靈々之造化果只有人之
一途乎果只有網常名教之一端乎古聖人立言垂範
一依于謹確平常者何也蓋身任道之責如宗子課家
象第期勤儉克立以無墜箕裘未有教之幻骨肉薄生
聚塵甑鴉結以為高者也如塾師訓童子不過訂其句
讀教之影做納于端謹文雅未有與之談出世之旨離
經毀方絕聖棄智以為奇者也即兢々軌物犹恐有能

黠之民軼我防維以鑿人渾沌而洪深要眇為天地與
吾心未應有漏之精蘊俱用不着此莊生所謂緒餘以
經世者也惟夫既隱矣既廢矣遁其跡于四民之外曠
其情萬物之表沕子穆子寥子廓子不入類以亂群不
比偶而立異乃始得搜山川自有之歎竒洩宇宙莫窮
之秘密一家可藏士合靡竟使天下守經之士駭以為
怪禮法之儒咲以為支而因用以自晦何也唯駭益微
彼之習于常唯咲益見彼之遵于度而後先王治世安
民之大經大法不以一二狂誕畸癖之人病故言放先

以隱言廢先以清若夫肆吻而戀世華入群而畔絕墨
謂之惑世誣民可也

管仲揚錡

自古雄才寔學義正志明建補天回日之勲樹翼戴匡
扶之職者無如管仲周自昭王南征膠舟不返荆人以
戲弄賊其主此時去成康之世幾何天下固全盛也玉帛
會同之邦凜子于明法教罰罔有斁也士馬物力又不
啻十百子江南也吾意普天同執枕戈泣血汚瀦芋氏以
報天子怒猶未息也乃恬然相安喋無一言是舉中國

俱無肝胆矣不待幽虜平遷而奄亡氣息決不復振矣
獨管子生周中葉為血性丈夫痛心蒿日奮然以匡救
為己任不輕其身善用其主作內政寄軍令生聚教訓
招懷輯睦者二十年人心已孚兵食已足號令已明乃
始鳴鐘擊鼓振旅南向問昭王之故當時諸侯一聞此
言如夢乍覺方知先朝有未了之恨楚君相亦相顧駭
愕方知先世負此不貸之辜幸事涉久遠尚可謾詞抵
塞而齊亦知其極重難返姑聽其納款輸貢俾滎陽上
蔡間粗得安枕而後圖東京之方物此其心刻已王室

也試觀北杏以來諸侯乍信乍猜旋輯旋渙始驚其創
咸惧其無成繼幸其成復忌其強盛費幾許圖回幾許
收拾僅乃不負初志英雄斂手結作巍然曾西人而早
其功烈吾不知處仲之地任仲之責將何如揮霍而後
云可也夫霸者伯也方伯連師之長藩臣之名也商命
文王為西伯專征伐豈文王亦雜伯者乎彼齊之所以
明目張胆于楚者固曰周有成命五侯九伯女寔征之
楚亦知賜履之有所奉也乃不敢以江漢衡而謂齊無
王何也吾不暇與諸儒辨王伯純駁之微第借令孔子得

志于魯亦不過周公之靈申夾輔之命令諸侯安中國
攘夷狄尊天王止矣能進方伯一步乎將亦謂孔子為
雜伯乎孔子深知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曰如
其仁如其仁而孟子乃謂聖門羞稱謂王齊反乎何言
之易也且夫齊伯則尊周以齊王則代周矣或者戰國
之周業已可代而孟子訟言代之則春秋之周尚有可
尊而管子極力尊之者未足深鄙也是小子之所疑也
後世惟孔明乃心漢室故南陽一晤首談伯業皎然以
方伯連帥討賊復仇之義望先主矣必至丕篡而後建

帝號以存祖業其自許管樂豈虛語也哉世儒徂于評
伯之文昧于伯字之義動輒曰仲胡不勉其主王噫陋亦
甚矣夫直有二伯無五伯則吾鄉用脩翁辨之詳矣

七曰 莊子揚鏹

揚子曰莊周可無著此書也其言根本老子縱橫透徹
極性命之致蓋謂机智開則巧偽生而憂患始直欲破
澆漓之習解世網之纓而還之混灑之初也然而適所
以開人之机智也孔子曰民使可由之不可使知之蓋聖
人喻其意而心愈默每亡低一着以程世穩一步以立

言其于聖世之幻妄冷淡處不欲道破恐賢者得之益任其曠誕不肖者得之愈利其縱恣則非世道之幸也莊生誠欲游方之外守性命之宗何不離言語文字自比千古之沉冥乃昭々然闡抉太盡徒為後人開一類惰放肆之惡門戶其尚未至于至人之域乎子高讀莊子曰了不異人意蘓子瞻曰吾昔有見于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由此推之不畏人叅不透正謂盡決其防今夫慈母之愛兒子也見其近于井則惕之曰是不可窺其中有鬼見其弄果核則誠之曰是不可御

誤吞之則腹中生樹于是群兒遇井則遠避手持果核則不敢入于口有點兒教之曰井安得有鬼腹安得生樹為剖析其必無之理又為之窺井御核以示其無他于是群兒競效之為慈母為誑已畧無忌憚而溺且噎者種々矣故謂點兒之言為謬乎非也其愛群兒之心大異乎慈母也大抵莊子生于周之末造士大夫無復做敏憂惕之志而聰明特達者遂偃仰放逸以全其天年其書亦氣運使然々其中皆至言微言與六經相發明者殊多非莊子不能着此書吾惡夫機鋒嗜欲橫口

填胸而效顰莊子者也

三民論上

徐芳

或問東海生曰子為三民之說有諸曰有之曰吾聞古之為民四矣未聞三也子之稱斯言也何居曰子以為今之藝者工乎稼者農乎貿遷者商乎而冠若紳者士乎曰然曰若是子于四者析其名矣未析其寔夫名則固已四矣若以寔則士之亡亦既久矣吾語子今夫工各以其伎受直于人雖甚巧不可以坐得食也農耕于田而商轉貨于國其贏誦亦視其能與勤焉其業無足

稱其于寔亦未有改也惟士不然其悅讀仰思不以為聖賢之道也以為進取之徑在焉其父兄師友之教誠不以為也聖賢之人以為也富貴利達之人則已也貧者挾策計筭曰某所有良田美宅吾庶幾勉之富者轉相艷羨曰某之仕而斥產若干吾何以致之積鏹若干吾奈何佛若之也是故坐而聽其言善也起而察其行已非矣朝而獻其言于朝又不善也夕策名而其人己異矣吾見其有趨若蠅者矣吾見有噬若虎者矣有以簞豆之細而操文者矣有父子兄弟爭奪若讎敵者矣

有有以白晝攫之于市者矣有以暮夜贖之于公者矣有托肺腑于胥吏輿臺之賤而羞者矣有肆蠶尾于宗族鄉黨自以為志者矣有甘笑罵刑戮以狗之者矣有以千萬人之命豐一身以一身之計禍天下者矣問其師曰孔孟也問其書經傳也問其所學之道曰仁義道德忠孝廉讓也問其志曰以為利也噫果若是而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為商焉而已今夫工其受以日為程者也農勤動而耕及其既獲則亦休也惟商也無所休其早作夜息白首而不厭者允以為利也今天下之士未有不及于利者也夫果其汲于利也而可謂之士乎

吾直以為商焉而已故今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或曰天下大矣豈無守孔孟之訓以終身者乎可盡詆之乎曰有之是聖賢之徒吾亦不敢夷之士也然此一二焉而其流為商者千百也夫名固將以表寔也今之賢者一二而其流為商者千百也夫果流為商者千百也而可謂有士乎則直謂之三民已矣蓋士之止亦既久矣

三民論下 徐芳

東海生既應三民之詰有進而笑者曰子何醜商之甚也東海生曰何也曰子以今之士非士也而商乎曰然

曰若是則子醜商亦已甚矣東海生曰有說乎曰有夫
商挾貨而出操母以致子也歲得十二三焉若是則貨
矣次十之一又次則僅保其母或竟以折閱者有之矣
其中否有時不可以力得其子之豐畜稱其母非能以
徒其手取也其水犯淵濤陸凌巖谷虎豹臭龍之與俱
雪霜風露之浸淫櫛沐極人世之危瘁勉焉而莫之
敢辭其自南而輸之北也宜之而非其苦之復自北而
輸之南也又利之未嘗以為病也故其得無所爭而其
失亦莫適為怨饒食給萬物而不言功疏滄四方之積滯

而不見德若是而商亦何負于人乎其勞積如此以為
利豈非最近于義者乎今夫士吾不知其何所挾以逞
也其于世固將以利之然莫不見其為病也其自窮而
達者晨得事而銛牙毒距夕已充于庭其自所職而踐
更者此方饜于腥而彼之膏血又已狼籍也水旱頻仍
而不知恤瘡痍宛轉而不知矜生糜廩食而不知羞負
赤子父母之望而不知省然且敲削肆行搏噬惟意以
毫墨為挺刃以桁桎為戈兵以肥民潤屋為赤白之丸
以隸邑提封為萑苻之澤選腴而出捆載而入而莫之

敢義此與世之盜賊等耳而商豈有之乎夫商固未嘗
 非利也而商之利則固未嘗掠于義者也而子以盜之
 類辱之是其為醜不已甚乎東海生曰有是哉雖然商
 非士也以為盜愈非士也士之無必矣則吾所謂三民
 蓋益信矣蓼菴子聞而嘆曰或之言辨哉而猶未盡盜
 掠于夜士掠于晝盜殺人而得而捕之士寃楚摠擊日

三民論

下多仰及評傳宜福

夫士亦不為利也

以利則其害也益本安能盡之也

死節論陳維

嗟乎死節豈易言哉死合于義之謂節不然則罔死耳
 非節也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三代以前何無死節
 者非無死節也無非死節者故不以死節稱也三代以
 後何多死節者非多死節也無真死節者故爭以死節
 市也何以言之生死極平常事人誰不死絕無足奇者
 要善其死之為難耳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
 得兼則舍生取義皆推極言之是故義可兼取則生不
 必舍仁未能成而身亦不必殺也由賜未悟心疑管仲

敢義此與世之盜賊等耳而商豈有之乎夫商固未嘗
非利也而商之利則固未嘗悖于義者也而子以盜之
類辱之是其為醜不已甚乎東海生曰有是哉雖然商
非士也以為盜愈非士也士之無必矣則吾所謂三民
蓋益信矣蓼菴子聞而嘆曰或之言辨哉而犹未盡盜
掠于夜士掠于晝盜殺人而得而捕之士冤楚楮擊日
殺越于堂皇之上莫敢仰顧也夫士亦幸不為利也如
以利則其害即盜亦安能盡之也

死節論陳確

嗟乎死節豈易言哉死合于義之謂節不然則罔死耳
非節也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三代以前何無死節
者非無死節也無非死節者故不以死節稱也三代以
後何多死節者非多死節也無真死節者故爭以死節
市也何以言之生死極平常事人誰不死絕無足奇者
要善其死之為難耳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
得兼則舍生取義皆推極言之是故義可兼取則生不
必舍仁未能成而身亦不必殺也由賜未悟心疑管仲

海

之不死夫子或推管子之仁而終黜匹夫嬖之小諒孟子亦言可以死可以無死仁傷勇故叅觀一聖一賢前後之言而談死節者可以鏡矣殷之三仁只有一死比比干之死紂殺之耳使紂不殺則比干者終與微箕同賓周室必不死也惟孤竹二子獨能自立名行不食周粟窮老西山故孔孟嘗稱其餓蓋紂雖暴君也武雖聖人也何至使八百諸侯同聲一詞冠帶之倫服膺新命向無夷齊之餓則天下後世尚復知有君臣之義哉此抗古以來一大砥柱也故古今談節義者必以夷齊為

稱首焉乎若二子者可謂真節義矣然夷齊之所以為夷齊只在窮餓節如是止矣不必沾仁以一死為快也使二子而亦若後世之不食七日而死不成夷齊矣子長好奇狠云餓死遂使學古之士信孔孟不如信子長不亦悲乎夫以二子之義即優游西山之下竟以壽終已大節凜然照映千古何必死蓋惟其不官不死不十亂不三監非殷非周非仇非后伯叔逍遙西山終老求仁得仁斯其至也而復何慷慨之足云凡言餓者只是窮困之詞孔稱夷齊與齊景之干駟相提而論可知只

是貧耳故詠詩嘆美而以富而以異孟子謂七十非肉不飽不飽謂之餒夷齊之餓不肉食之謂也即何嘗許其兄弟捐軀同殉國難者乎春秋褒善之文舉其大者遺其小者如其餓死則死大于餓不當但稱其餓也即叩馬之諫采薇之歌或傳好事或采軼文何可憑斷且二子自北海來歸已與太公同稱大老後西伯死又十三年武始伐紂則二子者已皆皤也期耄之年天下而無不死之人二子安得獨不死只不是餓死耳自此義不明而末世好名之士益復紛然致有赴水投繯仰藥

引劍趨死如鶩曾不知悔凡子殉夫妻殉夫士殉友罔顧是非惟一死之為快者不可勝數也甚有未嫁之女望門投節無交之士聞聲相死薄俗無識更相標榜誇理傷化無大于此近世靖難之亂益為慘毒方練之族竟踰千百一人成名九族提首何可說哉甲申以來死者猶衆豈曰不義然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且人之賢不肯生平且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士動稱末後一着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已未有若死節一業者真可痛也即又何云三代以前無非死節者耶

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踐此其選矣生有所以生
死有所以死如四時陽陽更相禪代不爽毫髮正所謂
與天地同其節者乃真死節者也即向所舉箕微夷齊
之節各有攸歸微箕志存宗祀故受封而不辭夷齊志
扶綱常故辭祿而靡悔要之四子陽地皆然節如禮節
揖讓進退之不可踰咫尺也節如音節高下疾徐之不
可差芒忽也若踐是推則三代以還死不失節者蓋亦
鮮矣昔人有云東漢之節義不若西漢良有以也古人
見其大今人見其小古人求其寔今人求其名人心之

淳漓風俗之隆替踐斯別矣然則今之所謂死節者皆
非與曰是不同有死事有死義有死名有死憤有不得不死有
不必死而死要以無愧古人則百入之中亦未一二見
也忠矣可謂仁乎曰未知而何易言殺身成仁之學乎
古人學道只如布帛菽米日用靡間以難言純熟今人
皆有意求之何易為合乎果成仁矣雖不殺身吾必以
節許之未成仁雖殺身吾不敢以節許之節也者不可
過亦不可不及故曰中節之謂和豈惟今罕其人子固
言中庸之德民鮮已矣蓋言中節之難也

喪寔論陳確

先王之制喪也權親疎而為之斷非以其名已也蓋皆
必有其寔為昔者宰歆短喪而子罪之齊宣王歆短喪
孟子議之儒者必曰宰予齊宣之非而孔孟之是也何
待言哉非惟然也前古之為母也齊哀杖期近古之為
母也斬衰三年儒者必又曰前古之失而近古之為得也
今古之為適母也三年為生母也期今之為生母也亦
三年儒者必又曰近古之未得而今制之得也于是聞
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則群非之見時宰有奪情起復之

事則大笑罵之嗟乎不循其寔而徒悅其名曰吾寧從
其厚者則天下之可非而笑者必多矣雖然今儒者之
所為三年喪吾知之矣書之簡曰孤哀子而已矣曰制
而已矣曰泣血稽顙而已矣而言笑則晏也睹其外
貌則儻然衰冠而已矣而內皆纖縞也飲食則厭酒肉
也寢處則安房帷也夫且覲然晏會而不知恥也預人
間事芻圃公庭而不知其非也有三年之名而曾無總
小功之寔而猶歆非且笑天下之人可乎哉文帝雖更
三年之制然有短喪之名無短喪之寔歷觀漢代之主

並篤于所生故死而皆以孝謚非苟而已也昌邑入繼以尊則天子也以親則非所生也徒以居喪無禮私買飲食為大臣所奏至不能保其九五之位則漢乃嚴于喪制非弛喪制者也陵夷至于魏晉一時風俗號為頽敝而劉隗所奏世子文學王藉之居叔母喪而昏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嬭服今日請客及同晏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並應時罷黜故謝安石期功之慘不廢綵竹則王坦之致書苦諫至往復再三故同晏者且不免則喪主可知暮功

之喪曾不得少假則三年者可知朝之敝也而猶篤于喪者此則三代以上可如何圖至于今日雖號稱名賢行若禽獸曾不省察親朋不之規有司不知罪誠舉所謂三年喪者與古齊宣宰予之流挈情而量寔已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何暇談姚虞稱曾閔哉夫孝者百行之原喪死尤孝事之大一端虧損百行莫救故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何得不求其寔而徒驚其名曰大夫必三年而後服官士必三年而後出試三年則三年矣試回思三年之

中服食何如也居處何如也有不肯汗交流錐心刺骨
殉躬無地者乎故古之期母而三年父也非薄于母也
父在則禮然也况乎非適母而生母也然禮雖殺也而
情彌篤矣今而不然禮彌隆也而情則薄矣故古人之
于親也似薄而寔厚今人之于親也似厚而寔薄古人
之喪親也擗踊哭泣而已今則盛集僧尼伶優以悅里
耳夫僧尼伶優之為費非不繁多也然而未若擗踊哭
泣之至也古人之葬親有懸棺窆者今必擇地擇年備
物而後葬非然則寧久停而不葬夫擇地擇年備物而

後葬之于親非不厚也未若懸棺而窆之可速安親魄
也非唯事親為然也古之稱朋友者以字今之稱朋友
者曰某翁某老古之于朋友多規今之于朋友多頌夫
翁之老之而多頌似厚矣然不若稱字多規之真篤也
古之人飯客者有以蔬食今之飯客者必備味不備味
寧弗飯備味非不厚也未若䟽食之可以速飽也古之
于妻也嘗三世出今之于妻也舉世無一出不若三出
之可以肅違也古之昏者六禮備然不過數金今之昏
者未能半六禮已不下數千金矣夫數千與數金之為

厚薄易知也然不若數金之逮時也古之嫁女者荆布而可已今之嫁者必珠玉綺繡光耀白日迎奩之舟相衝而進而後嫁夫珠玉綺繡之于女誠厚矣然不若荆布之貴德也種口薄俗自謂能勝古人而已不如古人遠甚吾故欲願今世之士之稍知道理者凡事皆求其寔毋徒驚其名而况終天之痛乎哉僕

下有缺文

名福樓 若年 表父一段

明文海卷一百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說甲

醫說 趙沔

醫之為術古之君子類皆能之以為養生事親慈幼之切務非可漫焉諉諸人者是以百家眾技莫得而先焉况人之有身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元氣之藏神明之谷經之所起脉之所止營衛周流屈伸聚散與天地以運氣靡常土風殊理五臟六腑勝負衰旺死生疾病之所

以皆儒者格物致知之日所當必究未有冥然於一身之內而得為大儒君子者也去古既遠由百家象投而上率以空言相師而不既其實惟醫則利害得失決於旦暮間甚遠不過旬日非可以文辭隱蔽故學者鮮焉於是判為專門而世俗養生事親慈幼之際亦惟他人是託其不能無憾者衆矣宋之盛時嘗命文臣知其說者取前代方劑雜民間所獻遴選而慎存以極謹審之道業斯術者賴焉奈何庸人謬為增損一以溫平和解掩其所不知而終無益于治療之效漢長沙太守之書

觀證察脉以知病之所在而湯劑施焉其道最為精當而近世以來遂為絕學間有剽聞一二曾未得其要領而疏導瀉泄率意妄施戕生人於掌股間而目不瞬其流弊豈有涯哉故凡儒者所當為而不知講則世俗之士將起為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不獨醫也河南處士郭公子和嘗以其修己治經之餘取張氏書精意研覃補其闕略朱子為叙以表章之沙隨程公可久亦有論著今傳者罕矣四海既一河間劉氏東垣李氏之說始行東南其遺書未嘗散布者猶有數十種有志者由是

以邇長沙之學而有得焉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可以及
人庶幾古者大儒君子之能事不遂泯於方來已乎雖
然醫仁術也其體甚大其理甚微其用物也猥而雜其效
也近而著非通乎天地之化辨乎事物之賾者不足以
成其能也非貫乎方論之博極其心思之至者不足以
致其用也蓋必有明敏之資躬質厚之行而又反諸身
以求古人格物致知之所必究者而用力焉使其心靜
而理明志堅而神定然後聖神功巧脉病證治之說可
以意會金石草木形色氣味之性可以類推而又博濟

而匪私善施而不伐庶幾醫道復古者予予嘗重有慨
於斯切意通都大邑或有其人而未之見聞浙東朱公
彥修親得河間東垣之傳於其師每欲一從之游亦因
循未暇也至正己丑冬來錢塘卧病進士臨川葛元哲
會舍君時為行省掾以長沙法親煮藥飲予且曰予書
佐盧叔原善論醫當使為子發藥既而叔原至按脉處
方乃東垣治內傷法也藥三進而病愈予歸山中每思
叔原不忘卒知十月予復來而叔原方給事公府少暇
日則指徐君子貞相識因造其家得觀李氏諸書歎其

用力之久客中感疾屢從子貞得藥如鑰透簧湯沃雪
又喜其取效之速聞朱公昔遊會府子貞先君子愛慕
之受其說子貞又知其學為有傳書肆老人陳思復為予言
子貞之父考於親養生送死不墮流俗尤篤友誼則其
過庭之間所以為學問之本者必有道矣蓋是數者皆
非今世方技家所能備而子貞兼有之且年甚富氣甚
清讀書論文日進因之以成其能致其用使得於己者
可及於人續于前不絕于後其事甚偉而乃優游獨善
使其道闇然而不章予蓋深惜之故具以平昔所見為

子貞言子貞倘因予言而有感其必善施博濟不失父
師之意有以副交游之望乎

染說

蘇伯衡

元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
象翟象雀以為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
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沆水取糶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
暴之宿之滛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
三入五入七八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馬
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

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于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手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雖然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

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之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于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况于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

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
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之間不過二十
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
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過庭也哉六
經者聖人道德之著所非有意于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
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
而其意皆存于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
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
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鯨非雀

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于道德而惟文辭
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宗公學為文意其年甚
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播
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宗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為
不可及余每過宗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為文未嘗不擊
節而歎其有得于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
力于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
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
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

所以致愛助于希直也

雷說上

劉基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
劉基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
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
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慝焉人罰弗
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
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
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

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
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即則
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
為人幼而不孫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
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
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腹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
直而違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
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子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
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

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搏於陰必迤迤極而逆逆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燬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于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

為也忽而形倏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為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患能求罪人而戮之

菜窩說

并序

劉基

菜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

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為
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為
工部主事因戲作菜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翁公謂東門子賦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
既壤俯壕為溝倚城為墉藩以枳林緯以藜塲是蓋比
如束鍼歛若攢鎗蛇蝎不能求其縫罅虬蟉不能為之
穴隙也何不壅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乎不
然何不然何不大為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
乎徒何為乎築陋室于其中墜糞土以為壁茨以腐茅

蟻蝨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鼯鼠為主客平明出
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馱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踰
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腹索
為蓬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橘李梨莫
鬱秦杏周漆柿柰楔瓊容琰質椅桐栝栢堅繢有瑟
桂椒芡檄吐芳醇馥木衣楹棹諸蕪葛芍叢蔓輾轉彼
擘此茁或庸其材或以其寔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
遠條可蜂以察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
秩范子所至穿地種魚史傳貸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

五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
工綴藉州岸口骸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嚮東門子賤
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
吾亦有知焉請以復于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
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為宅矣則所羨不過十
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
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饟
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時耳貸力於人何日成
乎不可以曠吾腕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

哉可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
蔬也者蔬也食梁肉者之所蔬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
者蔬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圃人
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
一犉二鑿其菜蕪芟去與歲拔其荻杜阜翳穉而地之
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潄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
淋或叢或竒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莖穉舉肥
根莖寔莖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搯之菲菲未浹旬月而
東門氏之童意色澤如也脫憚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

入其門則盍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馬東門
子賤御諸門犁眉公咲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門子
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于吾廬而
為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能悉識吾
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
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
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
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
為之君悲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

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
葱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蒜蒜者筭也筭不失家必
豐故植之以薑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強也物大彊
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
事者思必苦思苦則壽故植之以荼荼毒罹于中而用
力勤故植之以芥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
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苳苳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
植之以薇微斲傷也斲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萋萋者
婁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

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蘓故植之以蘓蘓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社也引社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蒿蒿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

初青田山傳贊在祀

以法法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芑芑慮窮者必卑計故植之以薺薺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萃萃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持焉極其芳而如其英可以吾腹而曼吾齒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

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寓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菜窩願公為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南歧癯者說 劉球

南歧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飲之者輒病癯故其地之民無分大姓小家子男婦女老人後生無一人無癯者彼既安於常故而莫醜之亦莫思所以去之及見外方人至則群小子婦人聚觀而笑之曰異哉爾之頸也焦而不吾類焉外方人曰爾之纍然凸出于頸

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蘓故植之以蘓蘓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社也引社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蒿蒿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芎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萃萃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

憇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寓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菜窩願公為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南歧癭者說 劉球

南歧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飲之者輒病癭故其地之民無分大姓小家子男婦女老人後生無一人無癭者彼既安於常故而莫醜之亦莫思所以去之及見外方人至則群小子婦人聚觀而笑之曰異哉爾之頸也焦而不吾類焉外方人曰爾之纍然凸出于頸

者癯病之也不求善藥去爾病反以吾頸為焦耶笑者
曰吾祖然也吾父然也吾家之人然也吾鄉之人然也
烏用去予哉終莫知其為醜也夫世之人紛紛以貨利
病其心而不念其背于道外于義猶癯者不自覺其失
于形矣及見正人君子言不能相入輒群起而攻之曰
尔何迂也非吾類也噫是何異癯者咲世人為焦頸哉

說舟 劉球

余常觀舟於江湖之上矣其水盛而風烈波濤之勢洶
湧鼃鼃蛟魚出沒震近山川為之震蕩晝日為之昏黑

彼群小艇方港收岸泊之不暇所謂鉅艦穹艦者且欲
高其牙檣張其帆席當中流冒白浪以上下乎其間萬
斛中藏不見其為重千里倏至不覺其為遠蓋其物大
而具倫故雖涉江濤之險而恬若無事而功百倍於群
小艇焉使其在恬風之溺潞止水之淵雖有載重致遠之
能且無所施其與衆小艇何辨焉士君子負才美不能
得名于僻壤小邑而能得名于大方亦何異于舟哉友
人羅君勉學工部侍郎寅菴先生從子也以歸安丞得
代來京中外人皆荐之限于常格不能拔調江夏丞江

夏湖廣首邑當水陸四達之衝朝使蕃物往來無虛日
勢福而政瑣以煩人無樂於官其邑者犹風濤險阻而
群小艇皆畏縮不敢前也羅君有學問文章而才能優
于已識量高于世犹鉅艦穹艦之為物大而其具備也
往丞劇邑雖喧囂交集其耳疑難充塞其胸必能無動
於懷犹舟之犯險浪而若履安流也事必敏于為為必
果于收犹舟之行愈速而至愈遠也政令之施事業之
就必将異于人而優於人犹舟大而功倍也雖然羅君
犹當端其心以為之舵樹其節以為之樁察於世故以

高下其帆席翫乎人情以緩急其繩索然後能有濟也
不然將危于群小艇焉尚望其功之成焉交游之士皆
贈羅君以詩余獨舉舟以喻之

物形說 李贄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者
其形圓惟器用室宇之類由人為者方圓兼之大抵出
于自然者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蓋圓之出於自然者
以有理為之主也理即太極假使有形無不圓者故周
子為圖以示人亦必圓其形焉或謂天圓而地方地豈

明文海 卷二十一
不出于自然子曰以地為方者據其平言之也殊不知
天包于地地如卵黃蓋亦未嘗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
紙窻之隙初無圓者日來射之其影必圓蓋亦隨日之
形耳水波之靜雖曰平焉以物投之其紋必圓蓋一生
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類而推之莫不皆然予以見造
化之知矣

物用從化

李員外傳贊之福

濤之北涯有港焉水自瑞流匯而為湖始容小舟入百
步外漸濶成潭水深莫測相傳有龍隱其中魚大至尋

丈戲躍自得觀之者環步垂涎而不敢犯村有漁者不
勝其欲獨棹往捕之飽其船以歸潭亦寂然無所靈異
里人見之驚其得大且多爭問所自漁者靳不以告由
是潛持羊酒粟帛以賂之始告焉求者既多告之亦衆
衆懼前所聞猶豫不往漁者利其賂曰傳有龍者妄也
昨者吾捕良久寧不興起耶能我從者與俱于是隨以
往者十八九惟一二熟計之謂龍處必深彼必會其未
知耳其可再乎獨不從已而漁者進從者繼之至潭方
捕之頃水忽湧溢漁者不知所在餘皆驚亂迅雷大震

不出于自然子曰以地為方者據其平言之也殊不知
天包于地地如卵黃蓋亦未嘗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
紙窻之隙初無圓者日來射之其影必圓蓋亦隨日之
形耳水波之靜雖曰平焉以物投之其紋必圓蓋一生
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類而推之莫不皆然予以見造
化之知矣

捕魚者說 李賢

湍之北涯有港焉水自湍流匯而為淵始容小舟入百
步外漸濶成潭水深莫測相傳有龍隱其中魚大至尋

丈戲躍自得觀之者環步垂涎而不敢犯村有漁者不
勝其欲獨棹往捕之飽其船以歸潭亦寂然無所靈異
里人見之驚其得大且多爭問所自漁者靳不以告由
是潛持羊酒粟帛以賂之始告焉求者既多告之亦衆
衆懼前所聞猶豫不往漁者利其賂曰傳有龍者妄也
昨者吾捕良久寧不興起和龍我從者與俱于是隨以
往者十八九惟一二熟計之謂龍處必深彼必會其未
知耳其可再乎獨不從已而漁者進從者繼之至潭方
捕之頃水忽湧溢漁者不知所在餘皆驚亂迅雷大震

墨雲匝地烈風暴雨驚雷閃爍漁人溺死過半得附岸者神飛心悸不知言語飲食者累日惟一不從往者無恙嗟夫漁之貪利而蹈害也如此人之趨附權勢也亦然方見其赫赫炎炎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莫不趨之附之百計效勤以解其所欲已而天道一還權勢既滅趨附之人逮禍莫逃與從漁者何擇焉唯守道秉義君子能遠之耳錄其說以為士之立身者鑒焉

媒說 石瑤

西里之婦有習為媒者三年不成凡為絲蘿之好鮮扣

其門釜灶蕭索將營他技聞國有大媒氏乃載束帛往問之再拜而進曰自婦之為媒也膏唇錯牙毀方削廉意隨波流辯逐風生化強為奸枉卑使尊堅白同異燦爛紛綸矜移喜怒咳定取予左顧漢勝右麾齋歛自以為術已精矣一行而節應再舉而輒亂之益齟齬行唾于塗立誓于垣不敢出戶庭者歷寒暑矣將逃之他郊無復言媒妁事竊聞大媒氏旁通于道大化于藝願進之階下以祛愚婦之感大媒氏呼而起肅而入布席于堂斂神凝思屏左右人三引其端里媒不悟廼閉之別

室致憤發怫明日又問之對曰將無夸毗大繁喻嘗失
幾功急大勞反損事圖速成反敗與曰未也趣復入戶
三日然後召馬則見里媒之眉間栩栩然有動意曰幾
矣得之矣問曰女知吾媒有大權變乎曰然吾為女言
之天下之道有經有權聖人用之智者效焉先王之道
至大極遠吾齊中櫛賤婦媵巷小人安敢議之雖然御
有百車不如說驅兵有百萬不如反問是故我遇其常
揚兵正旗三戰而勝功非我誰卒遇勅敵我計不展進
與無所得退與有後患彼乃嚴兵以待我敵我乃騰飛

語飾謗書賂左右私名姝嫁怒賈禍以保我軀是以亞
父抑田單走樂毅奔晁錯剖忠反遇禍正反蒙詔必如
是然後兵可制勳可就矣媒有兵道焉女之所習者蓋
尋盟屢講朝平暮成尊食而更戰既陳而後繫之法也
故口血未乾而盟已解圍柵未備而敵大至矣女所謂
知媒之常而不知媒之變者乎吾為媒三十年矣被選
入官亦復十年吾譽枯楊使為春華毀白台使為媼毋
吾言一出彼各心醉彼執一端我當其會叔兩家之歡
得三倍之惠卒有乖迕吾遠諸其鄰其鄰不受吾委諸

其親其親不受委諸他人彼自交惡而吾潔其身故吾
老矣國中推善為媒者無以逾我而老婦壯子少孫行
女感我者亦多矣雖然其難易之理成敗之數尔亦宜
知貞女易成冶女難成妍女易成醜女難成禮法家易
成失節婦難成蓋其微惡素定風聲素遠幸我輩者唯
黃炫亂黑白顛倒使芍藥之艷得儕行露而升者以有
此舌與齒耳故吾輩者為正人小利為邪人大利而怨
不及焉抑吾聞之嫁怨於人其怨將繁賈禍自我其禍
始大吾恐明王之世終無稅駕之所姑以卒歲利吾身

而已乃更教女為之吾不仁吾不仁於戲大媒氏固不
足取然其言時合於道特擇術之不精餽口之欲亟以
至此耳以吾觀今之仕者何止一大媒氏哉而顧偃然
自以為得計亦甚矣

呂默

楚人兵後徙居故宮之址既結草為廬壘甃為墻壁又
鑿土為池忽獲古鼎量可受百斛上為蛟龍紋下為鬼
物怪狀款識磨滅不可以考若夏周所遺故物實希世
之寶也中有大小二鐘一折其足剝蝕幾盡一缺左耳

中已斷而未罅雖剝刮下下鱗鱗若痂痂者如故鼎文
不可以挽乃負二鎊遠市售之時亂甫定市之乏釜鬲
以鬻者為多爭欲酬而易之始酬以五十則怒以五百
則咲以五千則又咲且怒有酬以五萬者乃售之歸視
鼎喜曰鎊以如許此豈倍蓰而已哉自吾亂後與衣糲
食不自裕蓋天以此優我也但未能舉而置諸通都大
邑富貴不須口也於是圖之以揭市門久無有應暮者
適有博右君子過焉因請而質之乃咲曰寶則寶矣奈
時何夫狄眼雖珠而襲布帛者象熊蹯雖美而嗜菽粟

者多龍泉太阿為天下大寶以之補履不若兩錢之錐
鎊固小勺水以沃束芻以然炊之易炎揚之易澆其熟
也可立而待此朝暮之不可無者故爭欲易之鼎雖大
以之熟犀象烹鼈鼈則不可投以鷄鳧汁少則熬而不
熟汁多則淡而無味將焉用焉楚人憮然自失曰古云
才大難為用其斯之謂歟遂斂圖匿鼎以自晦云

移樹說 李東陽

予城西舊塋久弗樹比闢地東隣有檜百餘株大者盈
拱高可二三丈予惜其生不得所有種樹者曰我能為

公移之予曰有是哉請試許之予嘗往觀焉乃移其三之一規其根圍數尺中留宿土坎其四周及底而止以繩繞其根若礎然然其重雖千人莫能舉也則移其坎之南稜鉅樹腰而卧之根之罅寔以虛壤復卧而北樹為壤所墊漸高以起卧而南亦如之三卧三起其高出于坎棚木為牀橫載之曳以兩牛翼以十夫其大者倍其數行數百武植于墓後為三重閱歲而視之成者十九則又移其餘左右翼以及于門又夾神道而南以及于涂再閱歲而視之其成者又十而九也於是條幹交

接行列分布鬱然改觀與古墓無異焉夫規大而坎疏故根不離宿土厚故元氣足乘虛而起漸故出而無所傷取必于旦夕之近而巧奪于二十餘年之遠蓋其治之也有道而行之也有序爾予因歎夫世之培植人材變化氣習者使皆得其道而治之幾何不為君子之歸也哉族子嘉敬舉鄉貢而來予愛其質近於義留居京師與之考業論道示之嚮方俾從賢士大夫游有所觀法而磨礪知新而聚博越三年志業益進再誥有司將歸省其親予冀其復來以成其學且見之用也作移樹

說以昭之... 其難矣哉... 方其取土於山... 夫石也... 確而粉之... 澄之以水... 濾之以以渠... 泥之以甃... 和之以漿... 始可以揉而... 規之又必削... 其未整焉... 因以壞者... 什一磨其未澤... 焉壞者... 什伍... 者什二... 潤之以膏... 飾之以采... 內諸火... 而出焉... 壞者什伍

明文海卷一百二

說乙

觀陶說 命寶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邵子觀于景德之陶... 歷群工所成... 造焉... 容或嘆曰... 吁陶... 之為器... 其難矣哉... 方其取土於山... 猶夫石也... 確而粉之... 澄之以水... 濾之以以渠... 泥之以甃... 和之以漿... 始可以揉而... 規之又必削... 其未整焉... 因以壞者... 什一磨其未澤... 焉壞者... 什伍... 者什二... 潤之以膏... 飾之以采... 內諸火... 而出焉... 壞者什伍

其幸不壞者礪隙甃玷又什之三蓋自始規而至成器以獻于尚膳其不得與焉者多矣然取土而甃者若干入碓者若干人澄者滌者浥者和而揉者削者磨者潤且歸者納諸火者各若干人凡越工者十而后器斯得其成也其獻之上不過備一御耳為之如是其難而用之不以為異是可嘆也即子曰是誠難矣雖然吾猶以為易也夫取土而制其質澄滌浥和而後就規刮磨潤飾而後就火苟不壞者皆成器矣器而獻之不過三月則離山野而荐諸郊廟陳諸宮寢祭祀享燕實與有用

焉斯亦異矣視其為之之難亦何負哉乃若君子之修身以待用者材以為土學以為碓戒以為澄省以為滌從義以為浥力行以為和循禮以為規研精以為刮師友以為磨出詞以為潤表儀以為采自試而徵之以去其癘隙玷礪近者十年遠者三四年曾不得望君門而效用焉甚或終其身於山野其視夫陶也又何如邪寶方陶於人才知其難焉故陶吾猶以為易也客起而謝曰吾聞萬室不足於一陶今乃知其難若是雖然器猶未也請着以為說俾用才者知焉

愚說贈王君

楊循吉

駙馬都尉訓導崑山王君成憲自稱曰真愚予為之說曰今天下皆知愚之不若智矣以愚之名加之其人誠愚和亦不肯受矣然而愚能勝智智不能勝愚天何故以吾之智勝天下天下復有智於我者而後吾之智竭矣而天下之愚者惟無所以勝乎天下而天下恒不能勝之彼其權謀術數之學有時而盡也今夫終日辯而必歸於默終日鬪而必歸於息夫與人辯與鬪者則人亦必有辯與鬪者起而乘之而不鬪不辯者未嘗有

求勝乎天下之心而天下自然莫能與之角也夫使天下莫能與之角則其智豈不實出乎天下之人而何謂其愚耶故愚者以其不勝勝天下訥而不敢辯怯而不敢鬪而實非怯與訥也乃所以常持其必勝之道者也故天下之辯者恒遇訥者而止天下之勇者恒遇怯者而止天下之智者恒遇愚者而止愚之勝智不已多邪

書說

蔡羽

草備玄机亦由風氣籀文三变六像具存雖云道藝蓋通神明子雲心畫類別正邪中郎筆論散懷恣情多力

豐筋者聖鍾司繇得之韋基通靈感物者譚衛夫人示以七妙芝象滅景鍾索遯步右軍筆陣判將領之後先衛瓘風流亦西臺之高品是故有劒法籐法戈法弩法點法波法增減法畫斷而脉故連形虛而氣故寔右軍云戈如長松倚谷曲如懸鉤釣水放如長弓發箭收如虎開龍驤是故有立法跪法頓挫法顯異法貫穿環合曳如杖橫如舟牽如電掣立如鳥卓跪如股疊秀如秋水芙蓉險如崩崖懸石穩如平郊安步猛如泉馮驥奔虎嘯而谷陰生雲興而天彩煥是故渾厚而英發清新

而潛括散散滂滂而剛介勁拔趨趨踴踴而優閒裕幹疾者如脫徐者如待竒正不同視前軍之部位東南虛席效賓主之成章是故踈不容加密不容遺華不可凋禿不可少筆行而志自從趣動而机不已故曰用筆者天流美者地方圓則凋勢疾則溢內貴盈而外貴虛於戲聖賢既遠聞見日踈池舊被穿用心良苦意在筆先山陰之確論十遲五急墨道之要机羊欣親受於子敬張翼亦幾于亂真阮研骨力紹之淵微梁孟答書首推程邈元威論筆先進張融蕭思話不識右軍欣為鼻祖

明文海 卷二十一
永禪師遙托僧虔不失家雞筆待心傳道難俗論文皇
辟以魯廟之罷世南謂之神遇無為歐陽八訣發永字
之威儀過庭長譜難古今之阻絕故三十六法不為贊
懷瓘十牀不為侈魯公之所述必待志士高人方明之
授受在乎掌虛指寔公權筆諫之要盧僑臨池之訣各
有由來非浪言也顛張得之劍戲狂素亦類驚蛇徐浩
之牀氣純白沈傳師之骨法清虛蘓長公論草字大字
之難在嚴重結密黃庭堅云自移戎州之後悟沈着痛
快吁代有古今變無終始皇王帝霸各暢厥猷是故三

才一德典章不能掩其盛品彙含曦鬼神不能奪其秀
豈造化于毫端壯萬古于一瞬非吾所知也

養魚說上 桑悅

思玄先生朝步西昌市售魚苗之盈分者九尾以三投
之池沼以三畜之盈盪以三放之澄江祝使赴海投之
池沼者數月盈尺歲無加益焉畜之盈盪者數月盈寸
歲無加益焉予怪池沼之魚其長不能填池沼而必量
之以大小盈盪之魚其長不能填盈盪而亦量之以大
小惟放之江海者不可知而魚之歲益亦量之故千尺

之王鮪生之江而河不能育幾千萬里之鯤產之海雖江亦莫居之也若夫不拘不礙可大可小喜則勺水為神淵怒則巨浸為焦澤其神魚乎嗚呼人之於位恒不能盡填其職而多量之以大小其身心惟涉位而不量遷世而無悶者乃為至人而推移變化斯不可以常情測之也

養魚說下 桑悅

予盆盎中所畜三魚鯉二仙鯉一時寓目焉忽春雨驟至滄澮皆盈二鯉思欲致身江海嗑吸波濤乃隨客流

而逝未及澄江水涸石出枕藉交衢焦爛而死獨鯉方圍圍焉洋洋焉吹微沫以自適予怪鯉之長不過數尺其用足充鼎俎而已仙鯉則寄名龍籍乘時變化可以上下風雲而霖雨四海何鯉之不安分而鯉之能自守如是哉古今斗筭之士偶借恩波不自揣量遂謀非望駢首戮於東市者何可勝計而抱濟世安民之具者乃甘栖遲一丘壑與隍一小官下吏洋魚以長年不猶是耶

貴行說示門人 桑悅

言行君子之樞机二者孰貴貴行行言之實也舜彈五
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
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蒙眈氏之國有臣龔媿剔思
玲瓏盛夏置麾車千乘車置輪郭鑄鉄為桔枳上樹八
十一扇机括屈卷風韻澎湃其止所州木燦兮激激翬
兮絃絃騰涌幡摩如一然長養不加彼區有南風之聲
無其實也妄言為啞妄聽為聾言而無實與不味聽之
者厥病齊同君子聰明之會而自聾啞守哉君子有三
行五性澄心顯瑕纖萌剝擊若讎念慮碾獵固非至德

是謂心行履仁服義非禮不動是謂身行非先王之法
言不言天妙剖翎霏屑飄冗是謂口行口行純玉為崇
影矧或純與糝瓦礫耶天下生瀾以國欺國者起兵以
家欺家者起訟堅軟之聞俱慊得雋言焉背行是以口
欺身心不思開口而勝之是其人無真氣無真氣而可
為人身哉古之聖賢其言載之六經非言也宣其實也
後世之文燦時從括凝躁異格精之者能蘊渤澹礪規
岷長河滌星宿控熒飲沅瀘江淮餐甘露於汝渚之野
騎黃鶴駕應龍下上八絃其妙入無相則神巫莫窺其

密衡婪馬如谷，對馬成陸，瓊馬非真，燭馬通神。其與吶
吶藏脩，奄然蔽闕之君子，異矣。昔周公相成王，致太平，
開明堂，受朝賀，鎬京有二眩人，獻技一致，雞卵數斛，平
繫于地，躡屐軼盧，其上杳訊，盤蕩輕毅，不驚一舞，干將
莫邪，揮霍光碎，若密雪亂下，雲陰天寒，夏葉簌簌，乾落
王覽之曰：神哉！枝扈之眇，鄙人種禾，穉壅灌，別以時禾，
秀粒如苴穗，垂垂盈尺，鄰井之獲，莫肩自號，神禾以為
妙術，亦獻於王，王大笑，史佚等俱笑。周公曰：眩人作淫
巧，以蕩上心，誠蠹政而益者也。扈之眇，鄙人之術，行天

下其制，禮作樂之本，歟。於是投眩人於四裔，封扈之眇，
鄙人為保介。

降真香說 桑悅

柳之懷遠，產者藤葉大如掌，多刺，鑽蹠絞啣，巨材產多
于山林，紆孳之處，歲久色微黃，曰藤香，或深藏壟，坑巨
石攬，路人跡不到，霜鬢雪虐，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
如鐵，為之降真，真之所成，假降久矣。天之於人，純真竝
界，長與世接，巧偽日滋，欲聰明盡亡，耳目俱喪，纖假悉
屏，獨全其天，果易得耶？嗚呼！物降其假，其真香于一時。

人降其假其真香于萬世故曰人為貴安得舉世皆淳
萬物同春入混沌空結鴻濛鄰焚真香會人以遺乎假
合之身

用茅說 桑悅

柳州郊野多產茅根株如蛇虺結蟠長沒牛馬因搖撞
藉埋伏劫商至冬則盡焚之弘治甲寅二月予奉當道
檄築王融之缺城數百丈且置敵樓百楹於其上輿里
脊籌其役僉曰未或易致邑瓦工惟三四人瓦難碎具
蓋樓合暫用茅時野茅已盡焚各村老弱至回祿虐焰

不及處採取有得蓬蓬勝於蘭蕙予懼新城灰土未乾
忽春雨連綿冀城樓併壞其顏圯故求茅甚急日坐行
府中聞負擔簌簌聲則喜吾茅將至雖連城之壁化五
之金不顧易也且是物未火前隨處翳塞最為人所賤
鬼豈知丁時之缺亦逢亨運上下貴重之有如是即鳴
呼茅一也昔馬在野為藪以蔽賊今轉而輸官護城以
禦寇凡物能取其長未必無可用也抑亦僻遠之茅素
不黨惡至是而得顯用歟雖然城樓聳軍民之具瞻不
得已而用茅茅性易腐其品極卑升之茲樓之上氣象

蕭然無以壓人之望是可暫而不可常也因循苟且不
急求瓦以易之而以全城專托焉則悞矣昔漢高祖以
安劉付周勃勃猶士大夫也劉卒賴以安唐太宗取李
勣于群盜因以為將不為無補使居相臣托孤之任安
能久而不變哉高祖用瓦太宗用茅故其後之城或因
或不固

觀戲說 桑悅

桑先生愛觀南戲不論工拙樂之終日不厭或曰先生
大觀今古而於戲之觀何取焉曰吾取其升而不榮黜

而不辱笑非真樂哭非真哀而已昔衛文侯之養生得
之於解牛張旭之艸書得之於舞劍宋元君之畫史得
之於般禱司馬遷之史記得之於遊覽是皆見之于彼
而悟之於此者也予於觀戲得處世之道順逆之境交
於前不為置休戚焉謂非有得於戲哉嗚呼今古能觀
戲者鮮矣

